

历代帝王都有许多风流传说，唯独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传播最广，且涉及众多细节，再加上白居易《长恨歌》之类作品添油加醋式的演绎，几乎达到家喻户晓了。宫闱事秘，外间如何得知？似也不是全出虚构。在此我想揭出所谓开元、天宝宫廷遗事的最初源头，是来自玄宗一朝始终高居大内总管之位的高力士。

证据之一是，郭湜《高力士外传跋》云，肃宗朝李辅国秉政，“窃弄威权，蒙蔽圣聪”，屡起大狱，坐贬流死者，仅在黔中一道即有2000人，最著名者有三故相，六中丞，一开府，开府即是高力士。力士于上元元年(760)上皇移居西内时，被李辅国诬以罪名，配流巫州(今湖南怀化)。郭湜恰好也在那里，自述：“况与高公俱婴谴累，每接言论，敢不书绅。岂谓怀辅弼之元勋，当休明之圣代，卒为谗佞所恶，生死衔冤。悲夫！”他认为高为辅弼元勋，为奸人所陷，死于贬所。他视高为前辈，为对同遭厄运者充满同情，接触中凡高谈论所及，随时记录下来，以存故实。郭湜，两《唐书》无传，近年其墓志出土于洛阳，录文见《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由史家陈翊撰写，题作《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尚书驾部郎中兼同州长史郭公墓志铭》，据此知郭字熙载，高宗宰相郭待举之孙，卒于贞元四年，年八十九，生卒年为公元700—788年。他何时贬黔中，墓志没有说，仅称他“耄虽及矣，而志未衰，著书数十卷”。《高力士外传》之成书，从“朝义奔走不知所

濠上漫与

讲故事的高力士

■陈尚君



在”一句分析，大约写于代宗初年，即高力士卒后不久。他与高相识时，已年逾六十。

证据之二是，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序》云，大和八年(834)，唐文宗忽询问“力士终始事迹”，宰相王涯奏：“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窜黔中，时力士亦徙巫州，因相与周旋。力士以芳尝司史，为芳言先时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质疑者。芳默识之，及还，编次其事，号曰《问高力士》。”柳芳是有唐一代最著名的史家，著《唐历》40卷，司马光修《通鉴》时曾取资。高力士知柳曾典掌史册，有意识地告诉他大量禁中旧事，柳芳有疑问，也尽量给以答疑。柳芳据以编成《问高力士》一书。王涯奉诏找到柳芳之孙柳璟，柳璟回答很谨慎，说许多细节高未详讲，

可传者已编入《唐历》，其他非人臣宜知者，皆“秘不敢宣”而不存。那时宦官势盛，似惧招祸而如此。李德裕思及其父李吉甫早年谪官，曾与柳芳子柳冕同行，柳冕一路给他讲高力士所述故事，且说：“彼皆目睹，非出传闻，信而有征，可为实录。”他又听父亲转告，乃编录十七事上奏。书名《次柳氏旧闻》，明其来源；又名《明皇十七事》，则就内容言。

高力士(690—762)，本姓冯，是唐初岭南名臣冯盎曾孙。因坐家族祸乱，十岁就阉割进宫，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乃改姓。他从开元初知内侍省事，为大内总管几乎与玄宗一朝相始终。史传与近年先后出土潘炎撰文的高力士墓志、神道碑，记载他大量事迹，可以说是玄宗一生的管家，虽干政

但能把握分际，在关键时候起了许多积极作用。玄宗退位后，他仍追随左右，终因不容于肃宗君臣而被逐。玄宗去世，他“北望号恸，呕血而卒”，一生大节无亏。

高力士贬巫州到去世，首尾三年时间。他初行时，“随身手力，不越十人，所余衣粮，不足数月”。他频频与人接触，讲述往事，既希望自己的经历能为史家所采信，也藉此求获年轻贬官之照顾。郭湜所记凡十余事，其间多有关于玄宗朝得失大关节点的记叙。如他认为开元二十三年玄宗“便住大内，不接人事”，是政治转折的关键点，“军国之谋，委之林甫”，高也难以尽言。到天宝十载，玄宗见天灾示警，方询力士，力士答自“威权假于宰相，法令不行”，自己有所见也不敢言。对马嵬之变，他叙述是：“扈从至马嵬山，百姓惊惶，六军奋怒。国忠方进，咸即诛夷，虢国、太真，一时连坐。”对玄宗避蜀，肃宗自立，玄宗归京及数遭迁逐，记载尤为详尽。其间虽有高之自诩，但也包含他人不知的珍贵记录。有时高也说到个人私事，如说少年与母麦氏分别，母记其胸上有黑子七，到30年后母子相见，以此验证。

李德裕所讲十七事，包含重大人事安排之细节，如张说在玄

宗朝始终荣盛之内情；玄宗礼敬姚、宋为相，存人君大度；萧嵩与韩休同为相而不协，玄宗以赐物存君臣大义；玄宗因崔琳、卢从愿“宗族繁盛，虑附托者众”，不任二人为相；玄宗评价萧至忠之晚节不保，也能“爱才有过”。这些人才之选拔，对开元之治的实行至关重要。说到玄宗与太子即肃宗关系者有四则，特别是肃宗在东宫虽屡觉危殆，但终得保全之内情，也堪称珍贵。当然也包含玄宗不少细节故事，如讲他幸蜀将行之际，闻少年唱《水调》：“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玄宗“闻之，潜然出涕”，知是李峤所作，大赞“李峤真才子也”，不待曲终而去。不在身边，不足知此。

以上所言，应该都是场面上的话，郭湜是为高作传，李德裕写出来是给皇帝看的，议论都很堂皇。是否也讲到许多玄宗与贵妃的艳事呢，从以上两部书来说，涉及到了，但不多。但我相信高力士当年所讲，如《长恨歌》所据玄宗晚年对贵妃之思念，至有临邛道士作法之传闻，或如《松窗杂录》所言玄宗“赏名花，对妃子”，让李白新进《清平调》之故事，也有可能为高力士所言。《松窗杂录》作者李浚的父亲李绅，是李德裕的挚友，会昌间援以入相。李浚在该书序中说：“浚忆童儿时即历交公卿间，叙次国朝故事，兼多语其遗事特异者。”他的记录，很可能即来自于李德裕所谈而未及奏御者。

韦素园(1902—1932)，安徽六安叶集人。小学毕业后，辗转于阜阳、安庆、长沙等地求学，其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经组织推荐，与刘少奇、任弼时、曹靖华等人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回国后，韦素园在北京大学红楼对面沙滩路租屋栖身，同时开始了翻译工作。不久，其同乡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先后来京，边读书边写作。

其时，鲁迅受邀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四人也去旁听，并在课间向鲁迅请教。鲁迅得知四人有志于文学，甚是欢喜，下课后常去素园小屋聊谈文学。当获知他们都有了译著，如丛芜创作长诗《君山》，翻译《穷人》；台静农收集整理了不少民歌；李霁野也在着手翻译；素园则已译出《蛇精集》，鲁迅产生了让他们结社出书的想法。他对四人说：“我正在北新书局编辑两种丛书，一部叫《鸟谷丛书》，专收创作；一部是《未名丛书》，专收翻译作品。翻译稿源不足，不能保证质量，销量不好。我想把这件事交给你们办。素园、霁野通俄语，丛芜通英语，我懂日语，这样我们便不愁无米下锅了。”众人听后拍手叫好。

鲁迅接着说：“办文学团体要有个名头，我看就叫‘未名社’吧。‘未名’不是没有名字，就像孩子刚生下来还没有起名。办社出书你们年轻没有经验，先由我当主编，负责编辑审稿。素园不去学校读书，就任经理，总务社务。编辑部就设在素园的小屋里。”并当即从包里取出《往星中》《穷人》《出了象牙之塔》《君山》交给素园：“这些稿子我看过了，在文字上作了些修改。你先拿去交涉出版，需要多少钱问我要，你们是穷学生拿不出钱。”

素园成了未名社的大忙人，集编辑、审稿、校对、财务于一身，此外还要跑印刷

鲁迅痛悼韦素园

■韦德锐



未名社成员，从左至右分别为韦丛芜、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

厂联系出版事宜。他夜以继日，把全部心血投入了未名社，鲁迅称他是“未名社”的骨干，是“楼下的石材和园中的泥土”。

素园主持未名社的第一年，便推出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安特列夫、爱伦堡等人的翻译作品，印行《未名新集》，收入了鲁迅《朝花夕拾》，台静农《地之子》《建塔者》，韦丛芜《君山》。

未名社成立之初为四人，继之曹靖华加入。

由于劳累过度，素园在苏联染上的肺病复发，气喘连连，咳嗽不停，但他仍坚持工作。1927年春某日，他忽然大口吐血，被送进附近一家法国人开的医院，医生看着X光片说：“因劳累过度，旧病灶破裂，肺部已现巴掌大的空洞，必须立即住院。”

一月后，经治疗，素园不再吐血。出院时，医嘱须长时间休息。素园被三位老乡

“强行”送至位于西山的疗养院。此时，鲁迅已去上海，曹靖华去了苏联，未名社陷入低谷。

在疗养院，素园倍感孤寂，想到自己的病情，百感交集，当夜难眠，辗转病榻，遂诗以述怀：

在这漆黑的夜色里/我仿佛看见了你/繁星在窗外远远闪烁/你的幻影又向无极的太空里消失了去/假如有一个晚间/陨落了一颗星辰/那我便知道或者是你/光已熄灭化为灰烬

这首名为《无题》的小诗，是一曲悯己的哀歌，也是对生命之火将熄的遗言。

与此同时，丛芜、霁野、静农不断致函鲁迅报告病情。鲁迅的复信中，常可见到随素园病情变化而时喜时忧的语句：“素园病已愈否？”“素园病已渐愈，甚喜。”“素园又吐些血，实在令我忧念。我想他应该什么事也不问，首先专心静养才是。”

1929年5月11日，鲁迅返京探母，专门抽出一天时间，在丛芜、霁野、静农等人陪同下租车去西山看望素园。素园激动万分，挣扎着起身，哽咽说：“先生，谢谢您来看我。我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返岗位……”鲁迅掏出手帕替素园拭泪，安慰他：“不要难过，会好起来的。未名社没有你办不起来。但你太累了，你这是累病的。我这次返

京，主要就是看望母亲和你的。”鲁迅又叮嘱道：“素园，你现在是养病，既来之则安之。要是技痒，可以写点诗歌和散文，译一点《黄花集》上的短文。等你病好了，他们三个人大学毕业，可以把未名社搬到上海去，那里是文艺发展的广阔天地。”

众人在疗养院吃了午饭，又聊了一段时间。约下午3时许，鲁迅说：“天不早了，我们要走了。过一段时间我还要回来看你，希望你能在未名社迎接我。”大家都是依依不舍，因为各人心中都产生了一个念头：下次能否再见？

鲁迅回家后立刻写信给许广平介绍探望韦素园的情形：

素园还不准活动。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我瞥见这用笔墨使读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脸，想到他(素园)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来。

1932年8月1日凌晨，素园在北京同仁医院逝世，终年30岁。他的临终遗言是：“我现在要离开你们西去了。不要悲伤，这是人生之常，是早晚离不了的。”他叮嘱丛芜等人：“鲁迅先生是我们的良师，未名社是我们的基地。要终生师待鲁迅先生，守住未名社。”

鲁迅得知噩耗，亲笔写了碑文：“君以一九零二年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文文苑失英明者永悼。”1934年，鲁迅又写了《忆韦素园君》，赞扬他介绍并出版俄罗斯文学和《未名新集》的劳绩。他评价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